



动画文化
天下萌

AIQIYOU DAO
杀猪刀的温柔 著

爱妻有道



他是朝堂战群儒，
沙场破胡虏的栋梁之才，

嗷嗷一生挚爱只有三：
亲老妈，亲闺女，亲老婆。

她是蕙质兰心人前藏，
柴米油盐一人扛的懒散米虫，

碰巧半生理想也有三：
求安宁，求不吵，求吃饱。

《花火》工作室强烈推荐！



看看人家的老公
出门风流倜傥，回家以妻为纲。



大栋梁：
你长得还真好看……

小米虫：
你看起来好下饭！



简直是打着探照灯都找不到的好男人！
古语有云：万般皆下品，犹为祥瑞接：唯老婆最高！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AIQIYOU DAO
杀猪刀的温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妻有道/杀猪刀的温柔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89-2

I. ①爱… II. ①杀…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046号

书 名 爱妻有道

作 者 杀猪刀的温柔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怪兽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孙 逊 陈志斌 伍金晶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罗 萍

内页 设 计 李 娟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7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989-2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萧玉珠被说给淮南狄县令之子一事，她知道时，事情已成了定局，两家已经交过庚帖了。

自从萧府二爷萧运达从知州被贬为知县后，萧府就门可罗雀，不复往日荣华。

这好不容易，二爷攀上了其上峰知州大人，给他的闺女，也就是萧府的二姑娘定了知州大人家嫡长子的婚事。眼看萧府能攀着知州大人，从此光复往日荣光，未嫁的萧府长小姐萧玉珠却成了绊脚石。

长姐未嫁，二姑娘又怎么可能先嫁？

萧府当家做主的老太君心里一琢磨，招来萧玉珠那不受老太君喜爱的父亲，两人一商一量之间，就随随便便把萧玉珠的婚事定了。

自古以来婚嫁之事都是嫁高娶低，萧玉珠是真没想到，她好歹也是地方望族之后，只因碍了二姑娘的路，就这样说给了一个连功名都没有的县令之子。

但事已至此，她就只得接受了。



第一章	初入狄家 做新妇	001
第二章	琴瑟和鸣 初露锋芒	011
第三章	风云变幻 世事难料	026
第四章	枣红马来 恰似故人归	045
第五章	十载军功 兄妹相逢泪千行	059
第六章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076
第七章	团圆不易 知远妙计	093
第八章	容不得 也不能容	111
第九章	只知宅中斗 不晓心中苦	126
第十章	飞来横醋 佳人娇俏	138
第十一章	说是天真 却有意	150



第十二章	玉珠保媒 珍王娶妻	165
第十三章	无知是妇人 珍王溺长南	189
第十四章	内斗升级 玉珠怀三	206
第十五章	暗度陈仓 瞬息万千	222
第十六章	气急攻心 玉珠难产	235
第十七章	母子平安 暗藏云涌	245
第十八章	风云变幻 圣心难测	261
第十九章	帝王赐婚 亲上加亲	275
第二十章	远走大冕 且行且珍重	287
番外1	儿时忆来暖半生	303
番外2	娇俏公主 VS 蛮横将军	307

第一章

初入狄家 做新妇

却说萧玉珠的婚事不过半天就文定了，这事传遍萧府上下，第二天早上她去给老太君请安，还未进院门，就听到门内一阵七嘴八舌。

萧玉珠刚到门口就见老婆子掀起帘子，朝站在台阶下的她们笑道，“哎呀，姑娘们都来了啊，快快进来，老太君正等着你们呢。”

萧玉珠带着妹妹进了屋，一进去，只见侧下座一上身着淡白色素衣，下着淡青色长裙的少女站起身来，朝得萧玉珠一福：“大姐姐。”

“二妹妹。”萧玉珠笑着回叫了一声，来不及多说，就朝上座的萧老太君连福了两下，“老太君，孙女儿来请安了。”

“都坐下吧。”老太君笑着对着萧玉珠招了招手，将萧玉珠的手放在手中拍了拍，朝她怜爱地道，“你已经知道了吧？”

萧玉珠微笑点头。

“唉，这是你爹做的主，我也不好说什么，你心中若是有什么委屈，现下便可跟祖母说上一说，我也好去劝劝你爹。”虽说这大姑娘现在是非嫁不可了，但萧老太君还是说足了场面话。

她这大孙女没什么不好的，样貌为人虽说差二孙女一等，但也比另两个稍强一些，要是能嫁个好的，自然是好，可这眼前挡了二姑娘高嫁的路，她便也顾不上可惜了。

萧玉珠听吧，脸红红的，眼也微有点红，“玉珠都听父亲的。”

什么劝上一劝？昨天没入夜就互换了庚帖，她若是哭闹，只会显得她不懂事吧了，对内可言是不听父亲的话，是为不孝，对外若是传到狄家耳里，还当她看不起狄家，只会还未入门就添了嫌隙。

“你啊，这孝心，祖母懂。”老太君似是心领神会地拍拍她的手，“好孩

子，去吧，跟你妹妹们坐一块。”

“是。”萧玉珠欠身退后两步，坐在了左侧的下座上，“老太君，我听说，除了我，咱们府里也还有另一桩天大的喜事，可是什么事，您就说给我们听听吧！”

“你啊，”萧老太君笑着看了二姑娘一眼，见她脸红垂下了头，又朝萧玉珠笑道，“又是你那个野丫头给你嚼得碎嘴吧？”

萧玉珠掩嘴娇笑，只见她大方地起身，朝萧玉婢浅浅一福，笑道：“二妹妹，以后有什么事，还请你多关照下大姐姐。”

萧玉婢是高嫁，萧玉珠是下嫁，长房嫡女请求妹妹日后关照，这事谁做起来都不免卑下之感，但萧玉珠素来落落大方，坦然磊落。

萧玉婢是萧家众姑娘里长相最为貌美之人，杏眼俏鼻小嘴，无一处不精巧，连肤色都似玉人般毫无杂质。她也是众姐妹里最爱书的一位，是淮安城里出了名的才女。

从如今二姑娘父亲失势她还是能高嫁，足以瞧得出她的福气来了，这下这府里，还有哪个姑娘越得过去她？

面对萧玉珠的坦然示弱，萧玉婢起身回了一礼，淡笑道：“姐姐言重了，说什么关照，都是自家姐妹，一家人，何必说那么见外的话。”

她言下也是闪避了那“关照”之意，但不见外的话偏偏最见外，萧玉珠也就是那么一说，抬抬萧玉婢的面子，但听二妹妹连这漂亮话都不应，心下也是好笑。

她们都还没嫁出去，自己这以后的穷亲戚就已经让人见外了。

她们说完几句，到了几姐妹要走的时辰，萧老太君留了萧玉珠下来，给了萧玉珠两对银镯子和一对金镯子，说是给她添的嫁妆。

出去后，丫鬟春鹃悄悄打量着她家小姐，轻声道：“小姐，这莫不是老太君打发……打发给你的嫁妆吧？”

想想，老太君还真是如此小气之人，她都快要哭了。

“莫要胡说，”萧玉珠低声喝止，“老太君岂是如此小气之人？”

她虽如此说，心中还是有些不安。

但没承想，直到她嫁出的那天，还真只得了萧老太君打发她的这几样嫁妆。

萧老太君压根就没想给她打发什么像样的嫁妆，只得用了她自个儿这些年攒下的银子，添了几样东西，把嫁妆充了十二抬，装点门面。

萧玉珠出嫁的这天，是狄家找人算好了的吉日。迎亲的轿子抬着她，啧啧声喜气冲天地冲了一路，外面一直喧闹不已。

萧玉珠身为新嫁娘坐在轿子里，伴着这一路的喧嚣，尚未进夫家的门，那脸也是一早就闹了个通红。

“新娘子的花轿到了。”

“新娘子来了。”

“来了来了，哎呀，我说狄夫人的福气就是好，瞧瞧，瞧瞧这后面拍的嫁妆，我的个天爷，这么多，赶得上城南宋员外嫁闺女的排场了。”

众人七嘴八舌，且声音颇大，待看到花轿后面拍的箱子，这说话的声音就更大了。

狄县令一家住在县衙后面，花轿走了正门，新娘在喜婆的牵引下下了轿子，很快一双温暖有力的大手从喜婆的手上接过萧玉珠，萧玉珠知道这个人必定是她的夫君，可还没等得及她从喜帕底下偷偷打量这位素未谋面的夫君，她便被一群人簇拥着去拜堂了。

拜完堂，闹过洞房后，直到夜深人静，萧玉珠头上的喜帕终于被人轻轻掀开了。

萧玉珠抬头，这时她的脸僵得连个笑都不能好好露出，她颇有点可怜地朝居高临下看着她的少年眨了下眼，试着开口微笑：“夫……夫君……”

那少年许是没料她还笑得出来，竟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道：“饿了吗？”萧玉珠颌首。

那少年，也是萧玉珠的夫君狄禹祥，转头往贴了喜字的桌子瞧去，见盘子里的点心炒货都没个完整的，看样子，是被亲戚带来的小孩全拿走了。



狄禹祥自嘲地一笑，回头看新娘子，见她眼巴巴地从桌子处收回眼睛看着他，神情里满是依赖，半点委屈都没有。

他不禁温和一笑，道：“你坐一会儿，我出去与你找点吃的。”

见他起势要走，萧玉珠忙拉住了他的衣袖，浅摇了下头，轻声地与他道：“莫麻烦了，我这有吃的。”

“有吃的？”狄禹祥讶异。

“我做的，您尝尝。”萧玉珠闹了个大红脸，从袖中掏出个小油包与狄禹祥，有些羞怯地道，“早上没来得及，怕弄花了喜妆不好看，夫君，您瞧我现可是能吃了？”

狄禹祥顿了一下，见小新娘的声音小，他的声音便也小了起来：“你做的？”

“我做的，我什么都会做。”

“你还会做什么？”

“衣裳，鞋袜，针线活都会做，也会烙饼，做几样小菜，尚还在家中时，我爹就常着我做饭菜的……”

“竟是会这么多的？”狄禹祥垂了头，看着她青葱似的、如白玉的手，那沉稳不似少年的眼眸中总算有了点笑意，“我听岳父大人说，你还会写字谈诗词。”

“那个，”萧玉珠觉得眼前她这个夫君的声音有说不出的好听，她扭捏地抓紧了嫁裳的袖子，声音更是细不可闻，“也是会一点点的。”

“快吃吧。”狄禹祥在她身畔坐下来，从打开的油纸里捻起一块小糕点，放到了她嘴边，看她刹那间就羞红了脸，他不由笑了。

“吃。”他扳了一小块，轻轻地放她嘴里。

萧玉珠红着脸轻启红唇含了进去，待到咽下，才轻轻地说：“您也吃。”

狄禹祥好笑，也自己咬了一口，又去喂她。

等到她吃了几块，他伸手去拿了桌边茶水，见她恭敬地伸过双手过来接，他眼中的笑意更深了。他手一闪，饶过她的手，喂这时脖子都红了的小新娘喝了两口，才与她轻声地道：“莫称尊称，你是我的妻子，叫我夫君即好。”

萧玉珠哪叫得出口，因着狄禹祥此举，那先前还能看人的眼现下也不敢看了，垂着眼眸坐在那儿，颇有点不知所措。

自从母亲没了要照顾父亲后，她好几年没觉得这么无措过了。

“胭脂化了……”

狄禹祥见妻子连手都在抖，拉了她在床边坐下。

这时萧玉珠不敢看他，便也不知他的脸，这时也是有些许红了。

夜深了……

过了几日，到了萧玉珠回门之日，狄家的守门人赶了马车送他们去萧府。路中萧玉珠跟狄禹祥轻声说着家中的兄弟姐妹，每个都说完后，她又笑着道：“我就跟您说说，不一定每个都见得着。”

狄禹祥点头，揽过她靠在了自己的肩上。一路狄禹祥都在想着萧府萧二爷的事，偶尔低头看小妻子一眼，见她面无忧愁，他不由伸手触摸了她的脸庞几次，换来了她天真又好奇的浅笑吟吟。

一路到萧府，萧府的二管家迎了他们进来，笑着朝狄禹祥与萧玉珠作揖行礼，道：“给大姑爷、大小姐请安。”

“老家人请起，不必多礼。”狄禹祥虚扶了他一下，二管家微笑起身，退后两步，这才仔细看了狄禹祥两眼。

他曾远远见过狄县令的这位公子，但远看不及近瞧，现下看来，这公子长得极俊，比风度翩翩的狄大人还尤胜三分。

只是，长了好相貌，却没相及的才情，他考了三年的秀才，便是其父乃一县之长，这秀才的功名也没考上，看来也是绣花枕头一个。

“姑爷，小姐，老夫人等你们多时了，请。”二管家请过安就走在前领了路。

萧玉珠一直微笑半低着头，在二管家萧安转身时，她那双笑眼眨了一下，心想若是二妹妹回门，来迎的怕是老管家吧。

快到主屋时，狄禹祥在进门之时看了笑容不变的小妻子一眼，一进得门去，



看到主位上的萧老太君，朝她一揖到底，道：“孙婿给老太君请安。”

萧老太君见到他的模样，小讶了一下，随即笑着俯身过来虚扶：“姑爷万万莫须多礼。”

“多谢老太君。”

狄禹祥这时又朝得老太君座下的萧元通拜去：“女婿见过岳父大人。”

萧元通微笑不已，起身亲手扶了他起来。他看了女儿一眼，见她白肤柔眼，嘴边挂着羞涩微笑，与眼前的俊公子真真是天作之合，心下不由大慰，重重拍了拍狄禹祥的肩，连道了三声“好”。

萧玉珠跟着行了礼，把给萧老太君的那盒茶从如意手中拿了过来献上，老婆子接过望了萧老太君一眼，老太君看着那包了帕子的小纸盒一眼，笑着朝萧玉珠道：“让你们费心了。”

“老太君哪里话。”萧玉珠朝她福身。

萧老太君不经心地往如花手中的包袱看了一眼，见那包袱不大，想着里面也没什么东西了，不由心里哼笑了一声。

狄家是什么人家，她是清楚几分的。狄县令是清流那派的人，两袖清风不说，隔县的乡下那头还有不少穷亲戚，时常上淮安来要他救济。昨日来唠嗑的闻夫人还说，那狄夫人娶大儿媳时候的新衣裳，怕是又得穿个十年八年的，老大娶媳妇要穿，要穿到最小的那个娶媳妇。

老太君暗暗冷哼，这大儿是个没出息的，替女儿选婆家也选了个没用的，这孙女要怨，就怨她那个不会为她着想的亲爹吧。眼下二孙女能嫁个好的就成了，结了狄家这门穷亲戚，他们要是不识相，以后是少来往就是。

老太君见着那翁婿说话，那大孙女微笑看着他们，浑然不知以后日子的劲，不由轻摇了摇头。

一个快近及冠之年的少年郎，连个功名都没有，长得再好又如何？以后有的是她的苦头吃。

她做足了礼数，给了小辈面子。

回去的马车上，萧玉珠像小猫一样地伏在狄禹祥身上，狄禹祥摸着她的背，问她：“累吗？”

萧玉珠笑着摇了摇头。

“嗯。”狄禹祥沉默了一会儿，与她道，“你再忍忍。”

他莫名其妙地说了这话，萧玉珠甚是奇怪，抬头与他道：“忍什么？”

“再过些日子，家中会宽裕一些。”狄禹祥淡淡地道，手掌心在她嫩滑的背上游移不停。

萧玉珠缩了缩身子，“哦”了一声，又乖巧地伏在了他的身上。

过了一会儿，萧玉珠被他摸得昏昏欲睡，在睡着之前她喃喃道：“您怎么样都好，妾身很是安心。”

有他在身旁，她确是安心。

自打回门那日起，狄禹祥日日早出晚归，如此半月，这夜狄禹祥回来，用过膳后正要与萧玉珠一道回屋，却被狄增叫了过去，过了好一会儿，萧玉珠等人都等得快要睡着了，狄禹祥才回了屋。

一进屋，他就吹熄了烛火。

坐在床上的萧玉珠顿了一下，轻声道：“您还未洗漱呢。”

“你先歇着吧，我在外头已经洗过了。”狄禹祥放柔了口气道，他的声音有些清冷，平日又是个不爱笑的人，只是当他刻意放柔语调的时候，萧玉珠就觉得心口也能发柔。

第二日清早一大早，天色未亮她就醒了过来，依旧趴在了他的胸口，手摸着 he 脸上的指痕，问睁开眼睛的他：“爹打的？”

狄禹祥拉过她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亲，见她只是好奇并不急切，又闭了眼，懒洋洋地道：“爹打的。”

“为何？”这半月，他对她很好，萧玉珠便多问了起来。

“我做了点事，被他知道了。”

“不好的事？”

她问得太直接，狄禹祥无奈地睁开眼，望着小妻子：“对，不好的事。”

萧玉珠摸过婆婆给她的药油，给他擦脸，这时眼里总算是有了些担忧：“以后别让他知道了，莫让他打你。”

狄禹祥看她两眼，随后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日近午，萧玉珠随狄赵氏下了厨，上午她在狄赵氏身边做了一上午的绣活。婆婆好几次欲言又止，待到了厨房，想是忍不住了，叫了苏婆婆和丫鬟出去，便朝她道：“知道昨日的事了？”

萧玉珠摇摇头：“只知爹打了夫君。”

狄赵氏看着娇嫩如鲜花的儿媳一眼，她今天穿了一件六成新的浅绿上衣，蓝色长裙，是淮安城里的小姑娘偏爱常穿的衣裳。

她穿得甚是好看，只是衣裳确也是旧了。

也难怪大儿觉得对不起她。

赵狄氏用未沾水的那只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想着她还小，有些话便没有全说出来，只是提点她道：“过两月就是乡试了，你陪他好好念书，等考了功名，你们就好了。”

萧玉珠听得满头雾水，但听得话是好的，头连点了数下，转头就拿刀一丝不苟地去切菜。

后来萧玉珠从婆婆身边的苏婆婆口中得知了夫君挨打的原因。

因为公公是清官，家境素来不好，加之淮南学政与公公不合，一直打压狄家，接连六年的院试，狄禹祥连个秀才的功名都没考中。又因为家中小子众多，全靠公公一人俸禄支撑，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让家人生活的好些，大郎便干起了那商人的买卖，贴补家用。

自古文人看不起商贩，公公知道后大怒一场，大郎就歇了此举。

好不容易这回学政换人，只要狄禹祥发挥得当，这次应是八九不离十。

可没想，狄禹祥现又重拾了起商人的买卖，被公公知道，岂不又是震怒？想想，真是难为他了。

萧玉珠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忆起婚后种种，嘴角不由扬起微笑。

老实说，她这夫君，真是一天比一天让她侧目，萧玉珠想，怕是她也料错了她爹了，她这个托付终身的良人，怕是父亲精挑细选才为她选来的。

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转眼间狄禹祥一家四兄弟便去淮南赶考了。

这日，淮安城起了很大的爆竹声，萧玉珠一听，就知这应该是来自萧玉婵出嫁不假。

萧府离县衙不算远，按萧老太君打算给二小姐的排场，想来今日淮安城也是平静不了。

萧玉珠早心里有数，倒也平静。过了几日，萧府打发了个下人过来给萧玉珠送了一篮子喜糖。

等到月底，天气是放晴了，但天气比上旬那会是要冷了，知道考试的时间一过，萧玉珠就老往门边逛，看能不能听到什么脚步声。

这日，萧玉珠正在厨房里腌着要进坛子里的干菜，一听到院门“吱呀”一声，她连手都没擦，举着沾着干菜盐巴的手往门边看去，一看到真是狄禹祥带着二郎他们回来了，刹那眼就笑得弯弯。

“您回来了。”她走到廊门前时，狄禹祥正在上台阶，他穿着她做的蓝色儒袍走在午后的烈阳下，背后的长发随着他的走动晃着浅浅的金光，萧玉珠咬着嘴忍着嘴边的欢喜，朝他一福。

“回来了。”狄禹祥见着她绯红的脸，那本有些漠然的眼柔和了起来，他上前握了她的手，牵着小妻子的往他们的屋走。

他们走到了屋子前，他松了手去推门，萧玉珠去够他肩上的包袱，包袱一到手中真是好沉，她险要有些拿不住，不由轻“啊”了一声。

“给娘和你带了些东西。”见她讶住，狄禹祥笑了起来，接过她手中的包袱，“东西有点沉。”

“呀？”萧玉珠有点呆，“给娘和我带了东西？”

见她发傻，狄禹祥笑得嘴角眉梢都是笑意，他往后轻轻一拢，手抵住了她

的后脑勺，笑着问她：“可是不信？”

萧玉珠咬着嘴角笑着摇头，只管笑不管说话。

她朝狄禹祥甜甜笑着，那样子，有着两分傻气，却甜蜜得足让站在她面前的少年郎为之心悸不已。

“打开了给你看，嗯？”

“嗯。”萧玉珠点了头，在狄禹祥欲要动手打开包袱的时候，她抓住了他欲要抽离的手，与他道，“你真好。”

这个人跟她以为的总是不一样……

她说得让狄禹祥失笑不已，他轻柔地拍拍她的手，解开了包袱。

萧玉珠探头仔细去看，看见衣物外还有一个包袱，她伸手解开，发现了两面铜镜，还有两个包起来的共有二十来支镶了些银边的钗子。

“怎有这么多？”饶是萧玉珠是萧府大小姐出身，也是有些呆住了。

一次买这么多，再便宜，那也是不少银两。

“三文钱一支，我便挑了些买了。”见她惊得握住了嘴，狄禹祥却笑了起来，与她解说道，“这边的十二支是你的，这边的是娘的，晚些时候你给娘送去。”

“我怎能用得这么多？”萧玉珠红了眼。

“用得了，一天一支吧。”狄禹祥除了笑，神色还是淡然。

萧玉珠愣了好一会儿，以为不着痕迹地轻呼了几口气，这才笑着说道：“那好，一天一支。”

她说是这样说，但红了的眼睛还是透露出了她被感动的心迹。

她把包袱收了起来，在狄禹祥看不见的地方又深吸了好几口气。

就是她这么多年来在萧府已稳重成性，在出门的时候她还是连着看了狄禹祥好几眼，所幸她夫君不是个促狭的，便是瞧得她看他，他也只温和一笑，眼睛里还有着柔光。

第三章

琴瑟和鸣 初露锋芒

冬至一过，不出两日就到了十月，离出榜的日子没几天了，狄增托了人往淮南城去打听，想着早发榜的公差先得到消息。

而狄家狄二郎他们与他们大哥一样老神在在，可苦了狄赵氏与萧玉珠这对婆媳，自狄增托人去了淮南城那日开始，这婆媳俩就有些心不在焉了。

“不知这次结果如何？”饶是萧玉珠素来沉稳，也不禁喃喃。

狄赵氏这是知道儿子们第一次有望中秀才公，二郎这是一考好几年，总算有了指望，她也哪能不焦急，朝儿媳苦笑道：“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傍晚狄禹祥从外头回来，见小妻子站在门边迎他，冷风吹乱了她的发，他关上了门，看着妻子微皱了眉：“外边冷，不是让你在屋中等我的？站多久了？”

萧玉珠见他面色不愉，讪讪地笑，“刚刚还在屋中呢，坐得久腿就麻了，就来院里走走，哪想赶巧赶上你回来了。”

狄禹祥一听小妻子这还挺像样的借口，顿时有点哭笑不得。

过了两天，淮南府那边传来了消息，狄家二郎狄禹祥与二郎狄禹鑫皆榜上有名，消息传来，狄府又热闹了起来。

这是狄家天大的好事，狄家村乡下那边已经派人送去急信过去，狄府这边，已经有人踏门贺喜。

正所谓，好事成双，就在狄府筹备宴席之时，朝中又传来好消息。

当今皇后在易国国庆之日诞下龙子，为此，皇帝大赦天下，并加恩科。

本要再过三年才能行秋闱，这恩科一加，乡县今年才通过院试的生员明年就可参加秋闱了，不必再等三年。

这加恩科的消息一传出去，来狄府的人更多了。

隔日，萧家特派了家中的大管家来送礼，还说要跟大小姐请个安。

